“非洲之巅”归来话探险

王 文

2019年春节期间，我与几位学者同仁自发组成登山队，5天4晚步行近百公里，连续冲顶攀登7小时，终于登顶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乌呼噜峰。此次登山一路，遇到不少人与事，引发了我关于探险运动与探险精神的新思考。

乞力马扎罗山 来自网络

户外探险方兴未艾

乞力马扎罗山素有“非洲屋脊”之称，是非洲最高山。1848年，德国传教士雷布曼和克拉普夫发现了乞力马扎罗山。20世纪40年代后，乞力马扎罗山就有了商业登山路线。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令此山名声大躁，全球旅游者纷纷前往。

目前，每年约有4万多人攀登该山。在七大洲的最高峰中，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居中，却是最受欢迎、也是相比之下最易登顶的。不过，即便如此，普通登山者也需至少4天的艰难步行才能登顶。

我与同伴步行4天后，刚到4700米“冲顶”的大本营小憩，就看到一架直升机飞至营地，急救一位出现“高反”脑水肿症状的欧洲登山者。冲顶时，一位体症非常好的同行者在4900米处出现严重“嗜睡”症状，差点坠崖。

由于登山对攀登者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运动经验的要求很高，带有危险性，这一运动在中国还十分小众，以乞力马扎罗山为例，目前来此登山的中国人长期稳定在年均300人左右，不及各国攀登总人数的1%。

中国人户外登山探险的概念是近些年才刚流行起来的。“十年前，当你背一个登山大驮包上公交车，许多人会抱以异样的目光，以为你是哪个农村来的打工者”。一位中国的登山者感慨道，“只是这些年，登山作为一种健康与积极向上的户外运动才逐渐被中国社会所熟知。”

的确，从同一海拔营地的休憩者看，绝大多数都是欧美人，日韩登山者也比中国人多。印象深刻的是路上遇见过一支近20人的日本老年登山队，人均70岁左右，每天非常有秩序地集合、就餐、作息，平时步伐稳健，速度虽不快，但最终顺利地登上顶峰，引人喝彩。还有一位来自韩国的年轻女孩，独立、乐观、有礼貌，在一位非洲协作的帮助下，成功独自登顶，给同一时刻其他国家的冲顶者留下深刻印象。

新探险时代拉开帷幕

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中，13座都是由欧美登山者首先踏足峰顶，仅有全部在中国境内的希夏邦马峰（8027米）由于一直未允许国外登山者介入，在1964年由中国登山队员首登。

二战以后，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韩国人逐渐进入了人类登山探险的行列，代表着亚洲人登山探险精神的觉醒，而中国才仅仅开始。1991年被称为“登山奥斯卡奖”的“金冰镐奖”设立，每年对突出的攀登者进行奖励与表彰。其后，欧美人几乎囊括了历年的奖杯，仅有两三次被日本登山者获得。

中国人都知道奥运金牌背后的国力竞争，却忽视了在早期，登山也是奥运项目，其背后是复杂的个人竞技、国家精神与国际标准，更集中代表着人类的探险精神。这也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选择在珠穆朗玛峰顶传递奥运圣火的重要原因。

当前，人类的新探险时代正在拉开帷幕。探险运动既是人类好奇心与生命力的体现，也孕育着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可能，彰显着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精神。人类对山峰深渊、浩渺星空、海底奥秘、黑暗洞穴、微毫引力的了解实在太少。要想继续开辟人类发展的未来航程，需要继续激励更多具有探险精神的人们。在这方面，中国人不能再继续落后于世界太远了。

多措并举鼓励探索创新

2019年春节热映的科幻片《流浪地球》，讲述了中国人如何拯救地球的故事，这令无数国人精神振奋，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未来命运与星际探险的好奇与追求。但是，中国社会对探险的认知较少，仍需我们在普及、宣传与引导上做更多工作。

绝大多数国人仍把“探险”与“冒险”混为一谈，甚至有时人们更偏好于冒险，却不愿意探险。比如，真正有技术含量与专业装备的登山者不多，但爬野山的“驴友”却非常多。在笔者看来，“探险”与“冒险”都意味着某种未知的风险，但区别在于，前者有把握、有前景、有计划。

从个人角度看，应倡导人们将包括登山在内的诸多户外运动作为生活方式。亲近大自然，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挑战自我体能与毅力，不断燃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信心。诸多中国家庭更应重视对下一代的户外教育与探险实践，欧美家庭习惯于设“间隔年（gap year）”，让升学前或毕业后第一年的孩子独立旅行探险，积累社会经验，丰富青年人的见识与阅历，培养生活技能，塑造积极的价值观，类似的生活方式值得中国社会借鉴。

从机构角度看，创设鼓励个人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集体氛围，将支持优秀的中国探险者视为企业的公益范畴，使中国社会成为孕育新时代探险家的大摇篮。社会舆论应该谴责无谓冒险，褒奖探险创举。

从国家角度看，建议开放更多的政策空间来支持企业、个人有益的探险行为，给予取得重大探险挑战成果的个体以嘉奖。鼓励探索常人接触不到的奥秘与未知领域，形成全民探索创新的精神。

在5895米乞力马扎罗的山顶，没有一处商业设施，仅有几块木板钉制的海拔标识。我看到数以百计的欧美登山者们前赴后继，有的拖家带口，有的独自前行。他们虽精疲力竭，但充满着喜悦，为超越自我而喝彩。当时，我也气喘吁吁，接近体能极限，但仍和几位同行者相互拥抱、击掌，兴奋地拿出准备好的五星红旗合影，引来周围许多人的关注。在自我感慨之余，我希望有一天，类似户外探险的场所能出现更多的中国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62名户外爱好者登顶洛堆峰圆梦雪山。 新华社记者 **王沁鸥**摄

登华山赏摩崖石刻

陈则周

被誉为“奇险天下第一山”的华山，峭拔险秀，风光壮美。它以山势险峻著称、以历史悠久闻名，并且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山崖中多达千余的摩岩石刻成为华山吸引中外游客慕名前来的魅力之一。

华山位于陕西省渭南华阴市境内，古称“西岳”，又称“太华山”，是“五岳”之一。由于地势险要，华山山体多刀削锯截、巧夺天工的千丈绝崖峭壁，令人望而生畏。在这些奇险难达之处竟有不少书体多样、风格各异的摩崖石刻，不禁令人感叹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勇气。

华山摩崖石刻数量众多，年代久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堪称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这些石刻兼具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不同年代、不同民族文字的摩崖石刻，富于天然意趣，体量巨大、气势恢弘，为秀美的自然风景平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置身山中，欣赏着这一幅幅凝固的历史画卷，真是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双重享受。

华山摩崖石刻数量多，原因有两点：一是华山多悬崖绝壁，为题字刻石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在远古时代华山曾发生地壳活动，形成了气冲霄汉的峭壁险峰。二是华山多文人墨客登临挥毫。攀登五岳最险峻的华山需要勇气和毅力，这激发了登山者的成就感和表达欲，遂吟诗作画题名留念。

自春秋战国时期秦昭王令工匠施钩梯登华山起，华山石刻距今已有2000多年。摩崖石刻盛行于北朝时期，它既是先人亲临自然的一种艺术创作，也是寄托情怀、寄意铭志的重要载体。

细数题词刻石者，帝王、文人、僧道是华山摩崖石刻的主要创作者。帝王文化、士大夫文化、佛道文化荟萃于一山。

华山的西岳庙始建于汉代，为历代帝王祭祀华山之神的要地。《书经》《资治通鉴》等书均记有“唐尧四巡西岳”“舜三巡西岳”。崖壁上的“驾幸及此”“驻跸凭眺”等石刻气宇轩昂、力透山川，可知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唐明皇等皇帝曾多次来此游历并举行盛事。清康熙、乾隆两帝也曾多次来此游历、祭奠。

历代文人墨客对华山情有独钟，携三五好友登临名山，畅叙幽情，吟诗作赋，摩崖题刻是古代文人风雅的见证。而华山的天池山东麓自晋代起，是历代名僧高士就隐之地，他们亦是题刻队伍中的一员。

华山风景如画，既是旅游胜地，也是书画家、摄影家写生、拍摄、抒怀的绝佳场所。上华山登临揽胜，无论选择哪一条线路，无论走到哪一个景区，多多少少都会碰到摩崖石刻，不少石刻都具有提示景物特色的作用。

华山的鸟道沿线景区风光旖旎，拾级上山，但见道旁巨石夹径，曲径通幽，巍峨的山岩崖壁上依次镌凿着“撞山”“隔凡”“出尘崖”等题刻，点出了各处形胜的特点。刻有“龟头”“蛇头”“夜叉”等题字的自然象形石生动有趣。

“五十三参”景点别具一格，那是在整块山岩上錾凿的五十三级石阶，上有拔地而起的“秀屏”，其旁立壁悬崖上题有“凿险通幽”四字，点出了这处山岩的险峻。华山的千尺幢地形高峻奇险，顶端上面有个平台刻着“太华咽喉”，形象地道出了这路径的险要。

上图：华山雪景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华北旅游：文化引领创新

本报记者 **赵 珊**

文旅融合成为华北旅游发展的动力之一，旅游内容因文化的融入吸引了更多游客。近日，马蜂窝旅游网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成立的“自由行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发布了《人文华北：中国省域自由行大数据系列报告》。报告以双方旅游大数据为基础，深入剖析了中国华北五个省自治区市，即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的旅游市场现状和发展趋势。

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分析说，热播的影视剧和综艺节目近年来成为推动华北旅游发展的新动力。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创新产品逐渐赢得了年轻游客的消费市场。

综艺节目帮助阿尔山真正成了全国年轻游客中的“网红”目的地。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奔跑吧兄弟》和《亲爱的客栈》两个节目在阿尔山取景后，该地在游客中名声大噪，超越了呼伦贝尔和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古城”是山西最热门的旅游搜索关键词。电视剧《乔家大院》让观众关注山西的晋商文化，热播综艺《全员加速中》第一期取景地选择了平遥古城，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的录制地点之一在太原。娱乐文化令山西的旅游热度继续稳步提升。

《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大众喜闻乐见的综艺节目，让故宫成了众多博物馆和历史类景区学习的对象。今年春节期间，故宫首次推出“紫禁城里过大年”大型展览，让游客真切地体验了古代皇家的年俗。这些创新的游玩方式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关注。

内蒙古与河北北部的草原和沙漠是华北地区最为独特的风景之一。报告显示，“草原”是内蒙古和河北最热门的旅游搜索关键词。河北张家口的“草原天路”被游客们称为“中国的66号公路”，公路贯穿鬼斧神工的阎片山。开阔的草原天路梯田、高大的风力发电塔、五彩缤纷的花海、风光旖旎的空中草原等众多风景优美的地方，成为中国自驾游客的必打卡地。

北京旅游融合了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古迹”成为北京最热门的搜索关键词，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圆明园遗址等众多名胜古迹对游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美食”和“胡同”是北京民俗文化的代表，也是游客关注的热点。此外，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是北京现代文明的集中展现。近年来，北京的各种科技、文化活动和展览也在不断增加，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

“万国建筑”则成为天津最火的搜索关键词。此外，游客还会关注天津的相声、茶馆等融合了当地民俗文化的玩法。

宁静的束河

刘春生

束河不是河，是古镇。

“束河”这个名字起得精致典雅，纳西语叫做“绍坞”。它与云南丽江古城相距4公里，有青龙河、九鼎河、疏河三条河流经，故名“束河”。它是纳西族先民在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也是纳西族从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的活标本。

束河和丽江一样，是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的驿站，当年最兴盛的时候，一天有3000匹马在此停留。徐霞客曾记述道：“过一枯涧石桥，西瞻中海，柳暗波蒙，有大聚落临其上，是为十和院。”“十和”就是束河的古称。早在明代，这里已经是丽江地区的重要集镇了。

四方街，是古镇的中心，几条小碎子路从这里辐射散开，到了尽头又连为一体，潺潺的溪水顺着路面穿镇而过，流向远方。水和路相依相偎，形影不离。古镇除了几条主要的马路外（也只是走马车，不通汽车），许多路其实就是巷子，类似于北京胡同、上海弄堂。巷子的名字起得非常文雅，也有学问：西山巷、红叶巷、藏客巷、聚宝街，还有铁花巷。每条巷子，边边拐拐，都是商铺店面，一个接一个，大多出售一些手工织就的扎染蓝布、皮帽、皮带，还有木刻艺术品。一家店铺里，一位摩梭妇女手持木梳，正在用传统方法织围巾，面前挂了许多刚织好的成品。扎染蓝布纹饰精美，花枝叶皿，鸟兽虫鱼，无所不包。原料取自田野里长出来的板蓝根叶子，取后磨碎入水发酵，从碧色中生出青色来，出于自然又美于自然。除了手工织品，最有特色的就是银制品了。许多商铺门前，放着一个小砧板，店主手持小铁锤敲打银皮，制成手镯等小工艺品，很是精致。纳西族人对金子并不看重，却十分钟情于白色的银子。一位纳西族妇女对我说，她们都爱戴银镯，头上、手腕，甚至脚上都有佩戴。配上红蓝白服饰，背上披着一个羊皮披肩，上面缀有七个小圆片，代表天上的星星，谓之“披星戴月”。那披肩的形状如青蛙，据说，青蛙是纳西族人的图腾，象征纳西族人民勤劳苦干、子孙后代繁衍不绝。

乌黑油亮的青石板路上，印着深深浅浅的蹄窝。在镇角处，有人摆了小吃摊，贩卖油榨豆腐块、干子、果栗肉，或煮粉条，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引得大人小孩围成一圈。最热闹的还数赶集的日子。三多节，即每年农历二月初八，是纳西族人民的传统节日，由北岳庙会演变而来。这一天，男女老少一起出门涌进镇里，或采购物品，或跳舞对歌，热闹异常。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四方听音”大殿戏台上，古镇要举办纳西火把节，表演歌舞节目，通宵达旦。农历七月初七情人节，纳西族少男少女会齐聚街头，围篝火、弹古琴、唱情歌、抛香袋，寻找意中人。只可惜，我到古镇不是时候，错过了这一个个热闹的节日。好在我记住了烟柳平桥、夜市萤火、龙门望月、雪山倒映、断碑敲音、鱼水亲人、西山红叶、石莲夜话这八大景观，体会到了古镇独特的民族风情和韵味。

我们被束河田野的风拥抱，与灿烂的阳光接触，在茶马古道上流连，又在酒楼、茶肆、作坊享受宁静生活的浪漫。束河所拥有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景观，总是让人陶醉。一切显得那么自然恬静，小河、青山、石板路、木制老屋……那不正是我心灵深处故乡的影子吗？

上图：束河古镇 **来自网络**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